

今年是飞云江下游截弯工程八十“大寿”

隔江相望的下林沙洲曾是一家人

记者 孙伟芳 通讯员 林怀宸 文/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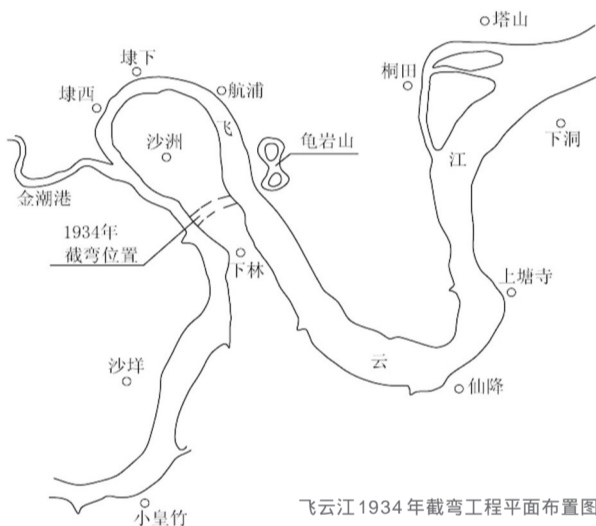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住江之南，君住江之北，80年一江隔，曾是一家人。”日前，笔者站在仙降下林村的江边土堤，眺望对岸的陶山沙洲村，正值平潮，宽阔的江面波澜不惊。对岸的幢幢楼房、高压输电铁塔似海市蜃楼，可望而不可即。谁会想到，80年前，眼前宽阔的江面曾是阡陌相连的农田？下林的放牛娃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沙洲；然而，80年来，尽管下林与沙洲隔江相望，分属飞云江南北两地，两村的风俗习惯却保持不变。

今年是飞云江下游下林沙洲段截弯工程实施80周年，这是瑞安水利建设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件事。

从龟岩村江边拍摄 新江，左侧(南岸)是下林村，右侧(北岸)是沙洲村。

沙洲湾俗名“宰猪湾”

县太爷 坐篳进村



飞云江1934年截弯工程平面布置图

飞云江下游仙降段江面宽阔，受上游来水与海洋潮汐共同作用，水流复杂。80年前就对这样的河段实施截弯，这在当今也属于重大工程。

据《飞云江志》记载：“沙洲湾，位于瑞安市龟岩和下林两地之间，弯径4.68公里，以前船只经过此湾，须费宰一头猪的时间，俗名‘宰(腿)猪湾’。民国23年(1934)，瑞安县政府报请浙江省建设厅批准截弯取直，于当年冬开工，‘征集民工，以工代赈’，经数月开挖，完成1.3公里新河道，缩短河长3.38公里。”

市水利局副局长、水利工程林祝兴查证了民国10年(1921)的飞云江下游测绘图，并对照现状的河道平面图，基本上还原下林沙洲段截弯工程的平面布置图。从图上可以看到，在80年前即1934年前，飞云江水流经陶山岱西、岱下、航浦等村，围绕沙洲村拐了一个大弯。“飞云江当年是泰顺、文成至瑞安的水上航运通道，一

艘艘‘大舢舨’靠人力在江上航行，绕沙洲湾，得需要花费近1个小时，几乎连一只猪都可以宰好了，因此被叫做‘宰(腿)猪湾’。”林祝兴解释道。

“选择在沙洲和下林之间开挖新江是明智之举。不仅缩短航运，让航行省时省力，而且截弯工程缩短河道长度3.38公里，大幅度减小该段河道弯曲度，有利于提高飞云江下游泄洪能力，降低洪水位。”作为从事水利工作30多年的专业技术人员，林祝兴对当年的工程赞叹不已。



微信号 人文瑞安，扫一扫 欢迎关注。

一晃80年过去，即使当年刚出生的婴儿现如今也已成了耄耋老人，很难寻觅到尚健在、又了解该工程施工的老人。林祝兴老家就在下林村(现分为两个行政村)。他说，小时候自己常听爷爷奶奶说起这个“开港”工程，将下林和沙洲隔开一条江。她奶奶小时候放牛，就经常走到了沙洲村。

幸运的是，林祝兴在下林村寻访到今年96岁高龄的瞿秀弟。据了解，瞿秀弟是1949年入党的老党员，曾长期担任村支书，身体尚硬朗，思维也清晰。截弯工程实施那年他年仅16岁，仍记得当年发生的一些事情。

瞿秀弟回忆，在新江开挖前，县长陈成专门来到村里，是坐篳(竹制的小轿)里抬来

的，随从若干人。“县太爷”进村，这可是轰动全村的大事啊！所以他的记忆特别深刻。陈成先去江边和田里查看后，再召集村里的代表人物开会。因“县太爷”是外地人，说的话村民大都听不懂，还专门有人当翻译。

县长进村开动员会后，村里就着手做有关村民工作，开展征地等相关事宜。瞿秀弟记得当时参加劳动的民工很多，就像新中国成立后用“人海战术”挖河一样，都是靠人力，用铁锹挖土，用畚箕挑土。

刚开始想把河挖得宽些，但是堆土地方不好解决。后来就改变方案，挖得窄些。新开的河道，“单万载”(载重量1万斤的木船)刚好可以调头，顶多宽15米。没想到新河一通水，水流

“抄近路”，很急，河底被越冲越深，河岸崩塌很快，泥土不断被水流带走，一年时间就变成现在这样的宽度了，有500多米。

据《瑞安市志》记载：“民国23年(1934)瑞安县县长陈成督工截去飞云江下游沙洲湾4.68公里一段湾径，另开一条直港，缩短航程3.38公里，有利泄洪入海与航运。”

林祝兴认为，在当时的技术经济条件下，选择无拆迁、开挖工程量较少的位置，可谓做到投资省、见效快。截弯开挖的新河，下游端正对北岸的龟岩山，使新湾顶不再因冲刷而后退，可以稳定河势；先开挖较狭窄的引河，利用水流冲刷发展成为主河，节省了人力、财力、物力，这也是当今实施河道截弯取直工程常用的方法。

舌尖 沙洲被割到北岸

沙洲村原是飞云江下游南岸一个较大的村庄(现分为3个行政村)，三面临江，属仙降区管辖。林祝兴形象地打了个比方：原先那儿的地理好比一个大舌头。沙洲原位于舌尖处，下林位于舌根处，开江截弯后，舌头变短了，下林在舌尖处，而沙洲则被“割”掉了。

瞿秀弟感慨地说，沙洲与下林原来仅隔着一垅，两村的放牛娃都互相认识。有一首民谣：“养因割嫁下林和沙洲，晴天有水吃，落雨滑溜溜。”这首民谣也可见证，这两村的“亲密”关系。

因为飞云江江水是咸水，无法饮用。林祝兴记得小时候，他们家都是从水井里打水挑水回家，一旦遇上大晴天，井水枯竭，喝水就会成问题。

截弯工程虽然并没能解决两村的饮用水问题，但飞云江故道淤积后，周边各村新增土地约2000亩，现在大部分已垦造为农田，也为众多村民造福，增加了宝贵的土地资源。

截弯工程则把沙洲村“割”到北岸，1946年划归陶山区管辖。经过80年的沧桑巨变，沙洲村的道路、河网等基础设施早已与陶山镇中心融为一体。据沙洲村村党支部书记

郑光弟介绍，曾听老人们提起，开“直港”前他们曾归仙降管辖区的。但村里记得自己曾是飞云江南岸的村民屈指可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讲话腔调稍起变化，但风俗习惯仍与仙降相似。

像流行于飞云江南岸的民间习俗“卖纻”(民间特有的一种口头演唱艺术活动)，在沙洲村得以保留，这在飞云江北岸罕见。因为原有“卖纻”不过江的说法。“小时候经常听到‘卖纻’表演，热闹又好听。听说我们3个村正在筹备着今年正月开唱呢。”郑光弟高兴地说。

开挖起点叫 新江口

现在下林和沙洲两村被新江隔开80年了。村里人至今仍把当初开挖新江的起点叫“新江口”。1949年建立的新江乡(现并入仙降街道)，其名称就是由此而来。

陶山镇的岱西、岱下、航浦等村，80年前属于沿江村，与南岸的沙洲村隔江相望，连村名都带有沿江痕迹。“岱西”、“岱下”原名“埭西”、“埭下”，“埭”就是堵水的土坝。

岱下还有一自然村名叫“厂埠”，也与沿江有关，因江边建有船埠及值守的茅棚厂而得名，至今船埠的上岸道路仍在。而航浦村，则因村庄位于入江浦口而得名。开挖新江以后，飞云江干流改道，飞云江故道淤积成陆，这些村原与沙洲村连成一片，原本沿江的村庄就远离新江岸了。

不知道那段历史的人根本不会想到，那片淤积而成的农田原先曾是滔滔云江。但是，

若是有心人仔细辨认，老江岸仍依稀可辨，淤积而成的耕地明显比原江岸低1米左右。查看卫星地图，80年前的沙洲村江岸轮廓线和飞云江故道更是清晰可见。

然而，截弯工程实施后，沙洲和下林两村来往原来可乘坐渡船，只需五六分钟。但3年前，渡船也停止营运了，相连的两村也就越离越远了，开车得绕一大圈，需要40来分钟。这不得不让人唏嘘不已。

